

賈平凹文集

短篇小说

壹

短篇小說

壹

賈平凹文集

短篇小說

壹

- 春暖老人
- 铁手举火把
- 菜园老人
- 姚生枝
- 果林里
- 猪场夜话
- 第一堂课
- 第五十三个
- 老师不在
- ……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贾平凹文集. 第1卷/贾平凹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24-08496-2

I. 贾… II. 贾… III. ①贾平凹—文集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8090 号

贾平凹文集——短篇小说 (一)

作 者 贾平凹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mm 1/16 开 27.75 印张 1 插页

字 数 389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135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8496 - 2

定 价 45.80 元

《贾平凹文集》编委会

主 编：惠西平 王新民

编 委：（以下均以姓氏笔划为序）

木 南 王新民 王永生 孙见喜 李 星 刘凤禄

全玉玲 宋亚萍 吴秉辉 张孔明 陈长吟 曹 刚

费秉勋 畅广元 惠西平 韩鲁华 鲁 风

总 策 划：刘凤禄 全玉玲 李锦轩

发行总监：王长海 李 村

出版总监：李志清 钟 军

责任编辑：张孔明

巍然矗立的艺术山岳

——再谈贾平凹的文学意义

李 星

—

1997年，针对《废都》事件所造成的对贾平凹及其创作的评价的巨大分歧，笔者曾写了《贾平凹的文学意义》一文，顶着巨大的压力，对贾平凹及其创作作出了至今看来并不过时，并且被近十年的中国文学实际和贾平凹自己的创作实践所证明的巨大肯定。为了论述2000年以来贾平凹的主要创作成就和文学高度，我以为有必要重新将以下两段话介绍给本文的读者。

一是：

作家们用自己语言的泥土为人，为人生，为他的时代塑像，他们却也不经意间将自己的形象烙印在自己的制作中，越是成熟的作家、伟大的作家，他个人的形象越突出、越完整。通观贾平凹的全部创作，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不断追求美和创造美的贾平凹，同时也看到了一个祖国和人民的儿子的贾平凹，生活和时代之子的贾平凹。越到后来，他越享受到热爱祖国历史和人民生活现实的痛苦，他用自己如椽的笔在为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命名。

二是：

在中国当代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作家中，贾平凹几乎是唯一旗帜鲜明地宣布要“以中国传统的美的方法，真实地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



的作家，并且将此主张、追求贯穿于自己创作实践的全过程，使自己的作品以浓烈的“东方的味”“民族的味”融入现代世界文学的潮流。……他是以自己为传统文化所陶冶了灵与肉的精神和创作，与当代世界做着深层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保守的，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又是先进的，因为他总是敏锐地感应着文化和人类情绪的新脉搏，提出生活的新课题。……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有他自己对自己民族生活和艺术的独特理解，都有自己切入世界文化潮流的独特角度，都有自己在自己民族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贾平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找到了自己在民族文化史上的独特位置？是否已经在当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对峙和冲撞中树立起自己独立的艺术山岳？这些都可以讨论，但是很显然，他是少有的自觉追求这个目标的作家，并朝此迫近^①。

谁都知道，将一个有着很大分歧的、健在的，年龄当时还不到五十岁的作家，称之为“时代之子”、“祖国和人民的儿子”，并且在坚持并创造民族艺术，表现民族情绪的意义，肯定他的创作在“民族文化历史上的”地位，并与“伟大作家”这样几乎顶尖级的称谓联系起来，这实在是一个批评家信誉和名誉的冒险。但是，新世纪以来贾平凹小说创作的最新发展，中国国内乃至华语文学界对贾平凹及其创作的高度评价，却让笔者获得了批评的自信。这里只举两件事例：

一是2005年，由25位专家学者和《新浪网读书频道》读者所进行的“世纪文学60家”的评选活动，贾平凹仅居鲁迅、张爱玲、沈从文、老舍、茅盾之后，为第六名，在至今健在的作家中名列第一。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读者评分与专家评分竟是如此接近，分别为92分和94分。还可特别指出的是，专家委员会的组成，其中有约三分之二的是基本上不参与当代文学批评（不参与不等于不关心）的专家学者，如杨义、王中忱、王富仁、赵园、洪子诚、孙郁、陈子善等新老学者，这更保证了这种评选的客观、公正与真实。

第二是，《秦腔》从2005年出版后，它及其作者所受到的可以以“极

^① 原文见《贾平凹文集》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高”来形容的评价。陈晓明说《秦腔》是“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这部作品，非常令人震惊地写出了乡土中国历史在这样一个后改革时代的终结”，^①《秦腔》中的乡土，“肯定是我们不能理喻的乡土，也是新世纪中国文学更具有本土性力量的乡土，它可以穿越过全球化的时代和后现代的场域，它本身就是挽歌，如秦腔般回肠荡气又令人不可忍受，在全球化时代使汉语写作具有不被现代性驯服的力量”，由此他说贾平凹不仅是中国纯文学“最后的大师”，而且也是乡土文学“最后的大师”。^②李敬泽说：“这部小说极端地瓦解了我们目前为止的关于乡土写作的所有成规、想象方向，它无疑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是一部使我非常吃惊的作品。我的吃惊在于贾平凹这个作家永远能和我们这个时代在出人意表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常秘密而直接的联系。”^③李洁非说，《秦腔》“要表现的是农民的内涵，要挽留的是农民这一古老事物代表的精神。可不可以这样讲，几千年里中国的主流文学终于有了一部陈述农民自己理念的，从内容到形式上都称得上纯粹的作品，《秦腔》确实是一块大碑了。”^④特别有意思的是，好像离陕西很远的南方两位当红女作家也谈到自己阅读《秦腔》时的美妙感受，林白说：“我觉得《秦腔》是有一种沉痛，这种沉痛把我内心的凄清带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我觉得我的心情也从冷寂变得辽远，有一种疏朗的旷远，我一时觉得，我身边可以没有任何别人也能够从容”，“《秦腔》就是这样一部我曾背靠过的书。”范小青说：“有的鸟飞得很高，展翅翱翔，很美，也有的鸟就一直贴着水面飞，始终不离不弃，却让人感受到飞得很高的那种境界和美感，这也是对《秦腔》的感觉。”“也许《废都》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更特殊些，甚至更重要些，但《秦腔》是经典。”^⑤与此同时，就是贾平凹及其《秦腔》一年来的获奖记录：由《当

① 引自《西安晚报》2005年5月29日7版。

② 《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三期陈晓明文。

③ 引自《西安晚报》2005年5月29日7版。

④ 《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三期陈晓明文。

⑤ 见《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四期。



代》杂志牵头的一年一度的优秀长篇小说评选,《秦腔》是2005年唯一中选的作品;因为《秦腔》的突出成就,贾平凹荣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最具分量的“年度杰出作家奖”;由香港浸会大学牵头的由聂华苓等海内外专家任评委的全球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奖”,将首届最高奖授予《秦腔》。无独有偶,偏重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瞭望》杂志,不久前刊登了一篇《伟大的中国作家藏在哪里?》的署名文章,所列出的被世俗尘雾遮蔽的可以以“伟大”形容的当代中国作家,第一位就是贾平凹。这让人想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以个人名义所评的现当代“九个半大师级”作家,其中贾平凹也赫然与鲁迅等人并列。

二

这里需要对上列评价中一些顶尖级评价词语进行辨析,然后来看贾平凹配不配,能否担当得起。首先是“终结”和“最后的”。两者说法不同,但其含意却应该是一致的,这就是到这里为止了,不是没有人再做同样的事情,有同样的追求,而是这里已经做得很好且达到了极致,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能赶上或超过他。如有人评价《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是“最后一个族长”、“最后一个家长”,朱先生是代表儒家文化理想与人格精神的“最后一个先生”,鹿三是“最后一个长工”等等。况《秦腔》是“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乡土美学想象的终结”、“乡土历史的终结”,比上面所举的某一类人物形象的“终结”含义更为深刻广泛,它所指的既是乡土叙事和审美想象的极致,又是既为小说所揭示,又为现实发展所证明的革命文学中关于乡土想象的宏大历史的“解体”,“《秦腔》表达的就是它的挽歌,就是它的最后一次虔敬。从此之后,人们还能以各种方式来书写乡土中国,但我所说的那种最极致的、最畏惧和最令人畏惧的写作已经被贾平凹献祭般地献上了,其他的就只能写和重复地写。”^①

其次,是关于:“伟大”和“大师”。“伟大”是对于具体的物质创造

① 见《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三期陈晓明文。

及精神文化创造和它的创造者的赞誉之词，而“大师”则专指具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崇仰的学者与艺术家，比“导师”“老师”之类高而又比“宗师”之类低。被称为大师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他的代表性作品应该对他生活时代的社会现实和人性现实有着深刻独到的感悟和发现；二、他应该而且必须具有自己个性化的艺术语言体系，不仅将自己与别的艺术家区别开来，而且丰富和拓展了汉语言文学的表现系统；三、他应该有自己的独特的思想精神领地和体现这种思想精神的独特的艺术文本创造。实际上，在现当代文学史上，能在这三个方面都能作出令人信服的文学成就的并以他们的成就影响到后世今天的作家确实屈指可数，可能争议较少的就是鲁迅一个，其他如沈从文、张爱玲、老舍、巴金、曹禺、钱钟书，如余华、王安忆、陈忠实、铁凝、史铁生、汪曾祺、孙犁，包括贾平凹，哪一个不都是既拥有无数的专业与非专业的拥趸者，却又有许多专业与非专业的不以为然者、批评者。但是文学研究既是一门专业，它就应该有一种基本的并且得到大多数人承认的专业标准，正因为如此，相对客观与科学的评判与评价才有了可能。最近为某些媒体所炒作的“大师的终结”的说法，正是商业时代所孳生的一种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对于民族文化与民族思想艺术的发展十分有害。试想，如果连余秋雨这样面对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严肃认真的文化学者，都要不断被贬损和泼污，中国及中国文化的发展还有什么希望！难道以中国之大，中国历史文化之悠久，就容不得几个杰出的作家、艺术家？是的，由余秋雨的不断遭遇道德狙击，我确实想到了贾平凹的不断遭遇狙击，好像是艺术的，但背后的支撑却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文学的“道德”。道德、道德，多少恶名假汝以行！

三

下面，笔者将从时代、语言、文本与精神四个方面，再次讨论贾平凹的主要文学成就：

在《秦腔》座谈会上，李敬洋这个一向以冷峻严厉出名的批评家，充满感情地说：“我吃惊就在于贾平凹这个作家永远能和我们这个时代在出



人意表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常秘密而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十几年前我们在《废都》中曾经体会过，现在我相信对于中国的农村来说，这一部《秦腔》也是建立一个非常准确而秘密联系的通道”。^①这段话的关键词语是：“在出人意料的地方”（同我们这个时代）所建立的“非常秘密而直接”的联系。因为，以往中国文学对时代精神的强调，往往与典型的矛盾冲突，典型的人物等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一种固定的文学表现时代的模式，至今这个模式仍然成为主流社会评价文学时代内涵的主要标准。贾平凹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并非没有这样模式影响下的作品，如《浮躁》、《腊月·正月》，甚至《土门》等。但是更多的也更得心应手的却是《天狗》、《黑氏》、《太白山记》、《废都》、《怀念狼》、《高老庄》、《秦腔》这样或者远离时代中心，或者非常个人心灵化、情绪化，或者要么怪异独特，要么放弃评价的一地鸡毛式的琐碎平庸的作品，然而刁诡的是，它们总是能够呈现出现代化、全球化大背景下，丑陋而又美丽，欣慰而又痛苦的民族精神文化心理裂变的大风景。即如《怀念狼》，它的独异奇诡的文本价值与深刻的思想精神价值，至今仍被老旧的文学观念所遮蔽。保护狼这样一个普通而又平常的生态题材，在贾平凹神秘飞扬的叙述中，却成为对于人类和地球生物的大关怀与大悲悯，对人性的愚昧与偏执的大批判、大反省。小说中的猎人傅山既是人类的辉煌与勇敢的象征，也是人类的怯懦与专制、麻木与偏执的象征。近年来专注于文艺生态研究的学者鲁枢元先生指出：“较之其他生物，人类优越和幸运在于它拥有了地球的‘精神圈’，然而，人类社会如今所面临的种种足以致人于死地的生态困境，也正是由于人类自己营造的‘精神圈’出了问题。”“人们不仅在征服中失去了‘灵魂’，甚至‘灵魂’也已经被征服欲所充斥。”《怀念狼》表现的正是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高科技、生态危机所导致的人类安全感的丧失，征服欲的膨胀，灵魂被物质欲所淤塞的精神生态危机。有见识的批评家，终于从每年近千部长篇中发现了《秦腔》的非凡，但其原创性、思想艺术性堪与《秦腔》媲美的《怀念狼》却在一片喧闹

^① 引自《西安晚报》2005年5月29日7版。

声中沉寂，这是中国长篇小说乃至中国文学界多么巨大的损失！

贾平凹文学语言的独特性早从《山地笔记》、《月迹》中就表现出来，当时人们说他的语言特点一是空灵，二是动词名用，虚词实用，受古代散文影响较明显，有说是仿古，也有说是简古。在得到许多肯定的同时，也引起了一片讨伐声，我的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就在我面前对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丑石》语言大加指责。直到《怀念狼》出来，仍然有论者指责其“不今不古”、“不文不白”。但是贾平凹无疑却是当今中国作家中对汉语言文学最具贡献的一个，就连对他创作持激烈反对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语言天才，从《废都》开始，他就不断地呈现自己的语言奇观，让你看到社会历史的肉体，带着屠宰厂里的血污和僵冷，全镜头大面积地呈现”，尽管他又以“就是没有灵魂和生命”作了这句话的归结，但从“语言天才”、“语言奇观”中仍可看出贾平凹语言的征服力。（见《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三期何英文，在该文的另一处还有“令人惊叹的语言奇观和还原呈现的本领”的话。）确实，从《废都》以来，贾平凹的小说语言已进入到一个极高的艺术境界，并且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他把从庄子散文到中国古代文人才子的笔记小说、白话小说的白描、对话，甚至肖像描写融汇于当代生活的口语之中，洒脱、简练，而又古朴、传神，给人一种朴素自然的美感。谈到小说语言时，贾平凹说：“一部作品能表现个性的首先是语言，我比较重视这个方面。经常是写着写着就为一两个具体用词而得意。我以前说过，散文是说话，其实小说也是说话，散文是作家直接说，小说是作家用作品的人物去说。但说话的语言很重要，因为作家还承担着改造并规范语言的责任。我们平常用的成语是厚厚的一本词典，这些就是被不断规范了的有代表性的语言。我们目前使用的现代汉语毕竟才100年的历史，可我们民族已经文明地存在几千年了，比较起来相对浅薄些，再加上不少新闻语言在流行过程中使原有的词意在散失。我是有意识地在重视这个问题，但也不是特别地如何做。我小说语言的基础是陕南民间方言，关中地区和陕南的，这地域的民间语言本身就厚实。”（《一次寻根，一曲挽歌——〈秦腔〉访谈》，《南方都市报》2005年1月17日）语言之所以被称之为民族生活和文化的活化石，就在



于它丰厚的文化传承，中国当代书面语言受鲁迅和毛泽东影响最大，这两位伟人都是博通古今的人，其语言传统文化内涵也最为丰富。但在极“左”思潮，尤其是在“文革”文风影响之下，他们的语言又常常被异化为习惯性专断，话语暴力泛滥，用贾平凹的话说，就是火气太大。贾平凹、余光中们对古代语言传统的重视，同许多作家的向民间的学习，不仅是新中国文学之需要，而且是正本清源，尽自己改造并规范民族语言传统之责任。当年，贾平凹语言中的那些脱胎于古汉语，又源于自己心灵感受的倒装句，曾经招来许多批评，并被讥为不通，而曾几何时，平凹式的简古倒装句，已成为当代中国散文语言的一大范式。蔡翔曾经在关于贾平凹《太白山记》的一篇序文中说，从此作开始，中国小说才找到了自己的叙述语言，实现了对“五四”以来欧化语体的终结，完成了小说语言民族化的奠基。与此同在的是连他的批评者也承认并吃惊于他的“语言天才”，这不正可说明贾平凹是一个“语言大师”吗？

贾平凹在短、中、长篇小说文本创造三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所达到的高度，更是不言而喻。但是更能代表其文本创造高度的却是《废部》以来的《高老庄》、《怀念狼》、《秦腔》等长篇小说。建国以来的中国主流文论，一直把实际上从十九世纪法、俄舶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当作既是革命的又是传统的小说创作的不二法则。与此同时，大家也常提起小说民族化的问题，但民族化往往却成为一种从语言到地域生活图景的风俗点缀，也有一些作家作品为此作出了自己卓有成就的努力和贡献，如过去的老舍、赵树理，当代的如莫言、余华，但真正作出深层次的全面的根本性突破的却是贾平凹。早在1982年，贾平凹就旗帜鲜明地宣布要“以中国传统的美的方法，真实地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并且将此主张、追求贯穿于此后自己创作实践的全部过程。据费秉勋教授在《贾平凹论》一书中说，贾平凹早期的作品即渗透着婉约派词人的才情和性灵派作家的自由心性，后来他的创作更较多地继承了从《世说新语》、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到《浮生六记》、《聊斋志异》、《金瓶梅》、《红楼梦》一脉相承的中国古典艺术美学精神，改造了自“五四”以来新小说注重写实的创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古典诗词、戏曲、造型艺术（包括书法、绘画、

雕塑等)的表现性传统得以大面积的继续和现代化。八十年代末期,针对学习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只能学习艺术形式”,即“不能学其内容和哲学”的流行观点,他又提出,所谓“形式”恰恰是属于民族思维方式和审美精神的范畴,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弃中而学外,重西而弃东,应该学的反倒是西方现代主义中人类性、世界性、普世性的人文哲学内涵,他说:“云彩之上都是灿烂的阳光,我们应该追求那阳光的地方,但不必抛弃东方思维的这块云彩,而去到西方思维的那块云彩。中国人不能写西方小说。”^①为此他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和劳动,并终于在《怀念狼》和《秦腔》中以充满中国作风和中国气魄,具有民族思维和民族审美精神的艺术创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家和读者的承认。其实早在上世纪末的《高老庄》中,这个转变已经完成了并且被敏锐的批评家所发现。如雷达先生当时就在关于《高老庄》的文章中说:“现在的贾平凹,早已走出故事,走出戏剧,而走向了混沌,走向了日常性,走向了让生活自身尽可能血肉丰满地自在涌动的道路。从《废都》到《高老庄》,贾平凹的小说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实现了对现有小说范式的大胆突围,形成了一种混沌、鲜活而又灵动,具有很强的自在性和原在性的小说风格。”“对现在小说范式的大胆突围”,具有很强的“自在性”和“原在性”,这是多么巨大的肯定!果然在这段话以后,雷达先生就有了这是从“小说历史的源头,致力于传统化、民族化与现代性结合的一种艺术探索。”^②准此,贾平凹在小说民族性与现代性结合方面的原创性贡献,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四

最后,关于贾平凹《秦腔》及其他小说的“精神性”也是一个有所争议的问题。其实,关键的问题是对“精神性”的理解,如果将精神性理解为一种正确的观念和精神的图解与演绎,理解为一种“崇高”形象的导

^① 见《贾平凹文集》第14卷。

^② 见《小说评论》1998年,第三期。



引，贾平凹确实没有；但是如果将精神性理解为广义的人文关怀，例如对于人的生命及其幸福追求的理解和尊重，如对于人的生存境遇，包括物质生活、心灵状况、文化处境等的关怀，在贾平凹的创作中不仅不缺少，反倒十分突出。在贾平凹小说中确实有一些病态的人物、畸变的心灵，如《秦腔》中的引生，《废都》中的庄之蝶，甚至《土门》中的成义等等，但他们折射的却是现实和时代的病症。例如《秦腔》中的引生，他最为病态的行为是阉割了自己，并且经常想入非非，好做白日梦，但如果想到他是一个得不到社会关怀和家庭温暖的孤儿，是乡村的弱势个体，他的自我惩罚和保护式的自残，就是可以理解的，何况他的病态心理与行为并没有掩盖他内心的善良。其实庄之蝶也是个病态的文化名人，在他病态的灵魂中，折射着一个欲望疯长的年代，一个智识者多么巨大的心灵痛苦，在不甘沉沦中更深地沉沦并颓废着，这就是庄之蝶，也是今日中国现实中许多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在同样的文本中，有人读到的是大关怀、大悲悯，有人读到的却是对生命和灵魂的漠视，是精神支撑力的贫乏，这不正说明贾平凹的深厚与复杂；说不清道不尽的贾平凹，不断引起争议的贾平凹，不正说明他小说文本的独创与丰富，说明其内在精神内涵的巨大。

在笔者看来，构成贾平凹创作巨大的内在精神张力的，是他对这个急速转变的历史时代极其敏锐的心灵感应，以及内心的痛苦和焦灼。这种痛苦颇类似于清帝被逐出故宫，革命军即将接管江山时的王国维。陈寅恪在谈到王国维的死因时说，受一种文化的浸染愈深，在这种文化行将崩毁时，其痛苦也愈烈。父亲的乡村知识分子身份，大家族特有的人际关系，山区农村的文化背景，决定了贾平凹文化心理构成中仁爱、中庸、礼让的儒家伦理本色，而聪敏内向的性格，又决定了贾平凹对外在生存环境的超常敏感，也注定了他无安全感的痛苦的人生。文学成为他证明自己，实现最大限度的安全感的主要手段，也成为他释放内心痛苦，对抗喧闹的外部世界而保持内心平静的重要工具。他生活在一个开放的和平的然而也是千年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一方面是物质的极大丰富、社会的进步，一方面是欲望的疯长，文化规范的缺失所导致的人与人关系的功利化，人的心灵的失所。他不可能选择与明显的社会变革相对抗

的方式写作，也不可能继续如早期的散文、小说那样的单纯面向自己心灵的写作，而将自己的写作转向了现代化巨轮碾压下的乡村或城市芸芸众生的生存及其心理情绪，转向了描绘传统文化的尴尬和人的心灵的困境。在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版图中，贾平凹扮演的既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继承者、面向当代世界的创化者的角色，又是咸与现代化的资本原则清醒地抵抗者、批判者的角色。他的文学形象是现代的甚至后现代的，他的思想精神形象却是传统的、甚至保守的。但是他维护并坚守的并不是良莠并存的甚或腐朽的封建伦理，而是健全的文化秩序，人的心灵的完整，人际关系的安全与温暖。这不正是时无分古今，地无分中外，信仰无分派别的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精神，也是任何一个优秀作家都应该具有的良知和责任。所不同的是，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贾平凹的坚守不仅更为彻底，更出自其痛苦的心灵的自然，并且因其创作中美学精神的民族性还原，其文学的实现更为丰富更深厚广阔而已。面对滔滔的人欲商潮，这种无边的爱与悲悯，这种世风日变的焦灼与忧虑，这种巨大的沉沦与自怨，不正是贾平凹文学的灵魂和精神吗？

在著名的《废都》的后记中，贾平凹在惭愧了自己创作的“不成熟”，只是“浪得了个虚名”之后，又以血泪般的文字坦言了自己肉体 and 精神的痛苦：“几十年奋斗的营造的一切稀里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毒病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名字又常常被别人叫着写着用着骂着。”它记录的是写《废都》前后的心灵和情绪，但在贾平凹的人生的文学里程中，这种肉体 and 精神的痛苦与不安全感却贯彻了始终。他说《废都》是在自己的生命苦难中，“安妥了我破碎了的灵魂”的一本书，实际上他在《废都》以后的所有作品，都有着安妥灵魂的意义，它们安妥的是贾平凹的灵魂，也安妥着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灵魂，因为肉体 and 精神的苦难感与不安全感，正是无可否认的经历着深刻巨变的历史的和时代的典型心理。贾平凹的文学和心灵正是由此与广阔的世界相通。准此，我们就可以破解为李敬泽先生所惊叹与不解的贾平凹创作与这个时代“出人意表而直接的联系”的“秘密”。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贾平凹已经是一座巍然矗立的大山，它风光无



限，奥秘无限，游人无限，它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意义也因《秦腔》而显露其为许多研究者所认知的一角。至于“伟大”与“大师”等桂冠，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名至实不归徒留笑柄；实至名不归，也让后人与世界笑中国当代文坛的侏儒心态。本文，包括十几年前王一川教授的“大师”授勋，今天陈晓明教授的直言不讳，都是一家之言，一方之言，都要经受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对于贾平凹自己倒是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他才五十四岁，还能写，《秦腔》不可能成为他写作生涯的“终结”，也不可能是他最后一部长篇。但一个高度在这里，一块碑子在这里，他和他的文学之路将更为艰难。这里仅祝贾平凹放松心态，将后面的路走好。

2006年8月18—25日

目 录

一双袜子	(1)
弹弓和南瓜的故事	(7)
队委员	(16)
曳断绳	(20)
小河的冰哟	(23)
荷花塘	(29)
小会计	(44)
小电工	(58)
兵娃 (原名《豆腐坊的故事》)	(68)
参观之前	(79)
深山出凤凰	(90)
车过黄泥坡	(101)
选不掉 (原名《铁妈》)	(105)
水	(109)
帮活	(115)
新来的伯伯	(120)
乍角牛	(127)
闹钟	(132)